

中 国



皇帝皇后



全传

成思远/主编



远方出版社

中国皇帝皇后全传

元 昊

戚思远 主编

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皇帝皇后全传/成思远主编. - 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
2006. 11

ISBN 7 - 80723 - 146 - 7

I. 中… II. 成… III. ①皇帝—列传—中国
②皇后—列传—中国 IV. K827 =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29581 号

中国皇帝皇后全传

主 编:成思远

出版发行:远方出版社

社 址: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邮 编:010010

经 销: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北京市施园印刷厂

开 本:850 × 1168 1/32

字 数:4600 千字

印 张:518.5

版 次:2006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200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2000 套

标准书号:ISBN 7 - 80723 - 146 - 7/I · 46

定 价:2580.00 元(全 100 册)

目 录



第一章 元昊立国	(1)
第二章 与周边民族的关系	(25)
第三章 晚年风云	(95)



元
昊

第一章 元昊立国

一、元昊其人

元昊生于公元1004年(宋真宗景德元年)五月五日。其母为惠慈敦爱皇后卫慕氏。元昊小字嵬理,西夏语“惜为嵬,富贵为理”(据王静如先生的考证“理”应为“埋”)。因此,“嵬埋”二字,意即“珍惜富贵”。元昊长相英俊,身长5尺有余,“圆面高准”,即圆圆的脸蛋,高高的鼻子。“性雄毅,多大略”,“晓浮图学,通蕃汉文”。案上常置法律著作,供随时翻阅之用。对于流行的《野战歌》、《太乙金鉴诀》一类的兵书,更是手不释卷,潜心研读。元昊平时爱穿白色长袖衣,头戴黑冠,身佩弓矢。出门时乘骏马,前用两名旗手开道,后有侍卫步卒张青色伞盖相随。另有百余骑兵前后左右护卫、警戒,以防不测。

元昊出世的几个月前,他的祖父李继迁,一生戎马征战,彪悍武勇的盖世英雄,却因箭创发作,伤势日重,卧床不起。他自度生命垂危,便召来儿子李德明和部下心腹安排后事。首先嘱咐德明说:“尔当倾心内属,一表不听则再请,虽累百表不得请勿止也。”又对心腹谋臣张浦说:“公等并起等夷,谊同兄弟,孺子幼长兵间,备尝艰苦。今俾以灵夏之众,虽不能与南北争衡,公等戮力辅之,识时审务,或能负荷旧业,为前人光,吾无憾矣。”李继迁临终所以一反常态,要德明依附宋朝,是因为他看到了党项政权的羽毛并不丰满,其实力还不能同宋、辽争雄。如果在儿子德明手中能“负荷旧业”,保存拓跋氏祖先开拓的基业,保住他一生鞍马劳顿得来的江山,他也就死而瞑目了。



23岁的李德明，在父亲的灵柩之前继承了定难军的职位，称“留后”。德明生母是李继迁妻野利氏。他小名阿移，17岁便担任定难军节度使行军司马，随父生活在兵营之中，养成了心胸开阔，深谋远虑的性格。继迁进攻灵州之前，辽授他为朔方节度使。他随继迁对宋攻城掠地，屡建战功。攻清远军（今甘肃灵武东南）时，德明亲自领兵攻城，“堙濠断堑以战”，围城七日七夜，宋军粮尽力竭，开门献城投降。清远一战，鼓舞了党项军队的士气，为进攻灵州扫清了道路。在以后同宋军的多次作战中，德明都是继迁的得力助手，战功卓著。

德明继承父亲遗业，当之无愧。在他位的近30年（1004~1031）中，善于识时审务，利用时机，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为元昊建立西夏王国，奠定了坚实基础。

元昊出生的这一年，中原的北宋王朝与北方的辽朝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当时辽军南侵，宋真宗被迫亲征而获胜，两国签订了“澶渊之盟”。两国间这一相对和平时期的确立是以宋朝付出高昂的经济代价换来的。对于“国危子弱”的党项政权，宋真宗也打算以恩致之，进行招抚，贯彻其“姑务羁縻，以缓争战”的既定方针。

在这种有利的和平形势下，李德明为了恢复战后秩序，巩固新挑起的西平政权重担，巧妙地利用宋、辽矛盾，求得生存发展。即位之初，为了稳定党项部族，消除他们对西平政权是否巩固的疑虑，即派出专使向辽请求册封，“假北朝威令慑之”。辽封他为西平王，后来又封夏国王。另一方面又派遣使臣到宋进贡，请求和好。宋授封他定难军节度使，也晋爵西平王。在辽封夏国王后，又给他连连晋爵，由中书令，加太保、太傅。德明每年还从宋得到银万两、绢万匹、钱3万贯、茶2万斤的“赏赐”。宋在边境地区设立了榷场，也允许党项人和汉人在这里自由贸易。还允准德明的使臣在宋都城东京与沿途进行贸易。德明经常向宋进献马、牛、羊、骆驼等，换回缯、帛、罗、绮、药物和金银饰品。同



宋的友好往来和经济贸易，促进了党项族的经济发展，一时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局面。“塞垣之下，逾三十年，有耕无战，禾黍云合。甲胄尘委，养生葬死，各终天年”；“自与通好，略无猜情，门市不讥，商贩如织”。这些就是德明时期和平景象的写照。

尚在髫龄的元昊，对父亲的睦宋政策，特别是同宋朝的经济贸易，不能理解。有一次李德明遣使臣到宋用马匹换取物品，因得到的东西不合他的心意，盛怒之下把使臣斩首。元昊对父亲的这种举动十分不满，劝诫父亲说：“吾戎人本从事鞍马，今以易不急之物已非策，又从而杀之，则人谁肯为我用乎？”德明见年仅10余岁的儿子就有这种见识，十分器重。

少年元昊，长了一副圆圆的面孔，炯炯的目光下，鹰勾鼻子耸起，刚毅中带着几分凛然不可侵犯的神态。身材虽不高大，却魁梧雄壮，英气逼人。平素喜穿白色长袖衣，头戴黑冠，身佩弓矢。常常带了百余骑兵出行，自乘骏马，前有两名旗手开道，后有侍卫步卒张青色伞盖相随，从骑杂沓，耀武扬威。元昊幼读兵书，对当时流行的《野战歌》、《太乙金鉴诀》一类兵书，更是手不释卷，专心研读，精于其蕴。他颇具文才，精通汉、藏语言文字。又懂佛学。尤倾心于治国安邦的法律著作，善于思索、谋划，对事物往往有独到的见解。这些都造就了元昊成为文有韬略、武有谋勇的英才。

在宋朝边将中，对元昊的外貌、器度、见识有种种不同的传说。边帅曹玮驻守陕西沿边，早想一睹元昊风采，派人四出打探他的行踪。听说元昊常到沿边榷市行走，几次等候，以期会面，但总不能见到。后来派人暗中偷画了元昊的图影，曹见其状貌不由惊叹：“真英物也！”并且预见到他后日必为宋朝边患。

这种预见不是没有道理的。元昊逐渐长大成人，对父亲的和宋政策，特别是向宋称臣日益不满，多次规劝父亲不再臣服宋朝。他对德明说：“吾部落繁，财用不足。苟失众，何以守邦？不若以所得俸赐，招养蕃族，习练弓矢。小则四行征讨，大则侵



夺封疆，上下丰盈，于计为得。”

德明对元昊的意见，何尝觉得没有道理呢。只是时机还未成熟，年轻气盛的元昊还不太懂得“识时审务”的重要。德明不正面作答，只以言相激：“吾久用兵疲矣，吾族三十年衣锦绮，此宋恩也，不可负！”元昊驳斥父亲道：“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便，英雄之生，当王霸耳，何锦绮为？”“英雄之生，当王霸耳”活画出青年元昊的英雄气概！

德明内行保境息民、发展生产的政策，增强了实力；外结辽、宋，为的是利用两国矛盾，从双方得到好处。而两国对德明的讨好笼络、封爵赏赐，又都大大地助长了德明建国称帝的欲望。大中祥符三年（1010）九月，李德明被辽封为夏国王以后，即动用数万民夫在延州（今陕西延安）西北的镍子山上，健建官室，绵亘20余里，极其豪华壮丽。有一次他从夏州出巡到镍子山行宫时，“大辇方舆卤薄仪卫”（即仪仗队），俨然和宋朝皇帝相仿。大中祥符九年（1016），李德明“僭帝制”，追谥其父李继迁为“应运法天神智仁孝至道广德光孝皇帝”，“庙号武宗”。第二年夏天，有人向德明报告说，在怀远镇（今宁夏银川）北的温泉山上看见了龙，李德明以为祥瑞之兆，派官员去怀远祭祀，其实是作迁都怀远的打算。他借别人之口向他提出迁都的理由：“西平土俗淳厚，然地居四塞，我可以往，彼可以来。不若怀远，西北有贺兰之固，黄河绕其东南，西平为其障蔽，形势利便，洵万世之业也。况屡现休征，神人允协，急宜卜筑新都，以承天命。”迁都的理由是十分充足合理的，又加上天命所归，就没有人敢反对。于是李德明派大臣贺承珍到怀远负责兴建都城事宜。改怀远镇为兴州，正式定都。

天圣六年（1028）五月，元昊24岁。德明派他取得了对河西回鹘作战的决定性胜利后，立为太子。立元昊的生母卫慕氏为后。第二，德明又向辽为元昊请婚，辽兴宗封宗室女为兴平公主，嫁给元昊。同时，宋也封德明夏王，“车服旌旗，降天子一



等”，以此来抵销辽同德明建立的姻戚关系。

明道元年(1032)十月，51岁的李德明在完成了建国称帝的各项准备工作之后死去了。李德明虽然没有来得及登上皇帝的宝座，但他却为元昊的称帝建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继承王位

明道元年(1032)十月，元昊在兴州继承了夏国王的王位，是年29岁。

德明死后，元昊分别派出使臣向宋、辽两国报哀。当元昊的报哀使到达辽国，辽兴宗耶律宗真以“婚好之谊”派出宣徽南院使、朔方节度使萧从顺、潘州观察使郑文囿带了封册到兴州，封元昊为夏国王，并赏赐良马30匹，精甲两具。

元昊的告哀使到达宋东京开封府，宋仁宗对元昊的使臣表示了超乎寻常的热情，下诏“辍朝三日”，同皇太后换了素服至幕殿为李德明祭奠致哀。追赠李德明太师尚书令兼中书令官职称号。又派出以开封府判官度支员外郎朱昌符、六宅副使内侍省押班冯仁俊为祭奠使正副使，带了仁宗和皇太后所赐的赙布300匹、绢700匹，以及上酝、羊、米、面等到兴州为李德明送葬。

天圣九年(1031)冬，辽通知元昊：将派军队护送兴平公主归嫁。元昊闻讯，火速通知辽朝，说他一定要到辽境亲自迎接。于是集聚数万骑兵，向宋辽交界的府州开拔，大军驻扎府州境内。宋朝府州知州折维忠得到消息，也立刻布置兵力，做好防备。但告诫士兵，不得命令不许妄动。一天夜里，大风骤起，阴云密布，维忠在营帐中方欲就寝，忽听士兵报告，发现在数匹元昊营中的马匹跑入宋营。维忠知道这是元昊向宋营中投出的“问路石”，乃令士兵将马捕获，但并不声张。元昊知宋营有备，不敢轻动，撤军而退。

德明死后，元昊连表面上的约束也没有了。新主登位，年壮



气盛，难免不会有新的举动。宋朝派往兴州的使臣频繁往来，不绝于途，既有讨好元昊，也有摸清元昊底细的意思。宋仁宗刚以隆礼安葬德明，又于当月派出以工部郎中杨告、礼宾副使朱允中为正副旌节官告使，授封元昊为特进检校太师兼侍中定难节度夏、银、绥、宥、静等州观察处置押蕃落使，爵西平王。当宋朝的使团进入兴州地界后，元昊借故拖延不来迎接。接待时，又不以臣礼事宋，使宋使十分难堪。如宋使向元昊宣读宋仁宗封赐诏书，元昊应跪拜接受，但他却遥立不跪拜，宋使杨告再三催促，才勉强跪拜受诏。这时元昊心内愤愤，环顾左右大臣说：“先生大错，有如此国，而犹臣拜于人耶！”既而元昊利用设宴招待宋使的机会，在宴厅后面的屋子里，暗中设下机关，传出锻砾兵器的铿锵之声，给宋使制造精神威慑。在宴会的礼仪上又故意刁难宋使，宋使杨告等知道元昊意在激怒宋朝，挑起事端，所以一再克制，不敢诘问。

这时对元昊来说，无论是宋或辽，给他封爵西平王或是夏国王，都不是他所中意的，他要自己立国称帝了。在准备立国称帝时，他同他父亲完全学中原帝王的气派不同，而是尽量突出党项民族的民族意识与民族特点。

三、西掠吐蕃北攻回鹘

李继迁提出的向西方开拓的“西掠吐蕃健马，北收回鹘锐兵”的战略方针，是由德明和元昊逐步实现的。

在党项政权辖地和后来建立的夏国版图内，南部与宋相邻的泾、渭二水上游河谷地，河西走廊中心地带的凉州，湟水流域、洮河流域的熙、河二州地区，以及岷江流域以西以南的广大地区都居住着吐蕃居民。党项族的兴起与发展，与这些地区的吐蕃部族发生了密切的关系。

在河西走廊中心地带的凉州（今甘肃武威）居住着吐蕃的



六谷部。他的首领潘罗支，就是当年于灵州之郊一箭射中李继迁的那个人。李德明嗣立伊始，为报杀父之仇，即派兵并策动潘罗支内部的党项迷般囉、日逋吉罗丹等族，里应外合，袭杀当时担任宋朔方节度使的潘罗支，乘胜将潘罗支弟弟厮铎督占领的凉州收回。六谷部所属的一部分吐蕃部族退居青海的湟水流域，依附于另一个吐蕃部族唃厮啰。

唃厮啰，吐蕃语“佛子”的意思，为吐蕃赞普之后。宋初，由于唃厮啰的声誉，被宗哥城（今青海西宁市以东大小峡之间）僧人李立遵和邈川（今青海乐都）大首领温逋奇拥立，在现今青海西宁一带，建立了一个统辖洮、湟流域广大地区，拥有数十万居民的地方封建政权。大中祥符八年（1015）九月，唃厮啰曾聚集了数十万兵马，向宋表示“请讨平夏人以自效”，但宋对其采取防范的态度。后来唃厮啰同李立遵不和，同温逋奇徙居邈川，深感党项政权对他的威胁，即归附宋朝，谋求对他的援助。

明道元年（1032），元昊继位之后，宋想利用唃厮啰的势力牵制元昊，于是授唃厮啰为宁远大将军、爱州团练使。授温逋奇为归化将军。第二年又进封唃厮啰为保顺军节度观察留后。元昊初立，积极准备称帝建国，为了巩固后方，也为了惩罚唃厮啰归附宋朝，便发动了对吐蕃河湟地区的进攻。

这一年七月间，元昊派大将苏奴儿带兵2.5万进攻猫牛城（今青海西宁东北，大通河东南），被吐蕃兵击败，苏奴儿被俘。元昊听到消息后，于九月间亲自带兵南征，又一次围攻猫牛城，攻城一月余，城坚不克。于是元昊派人向吐蕃守将诈称约和，暗以兵士藏蹑于后。城门刚启，元昊士兵夺门蜂涌而入，迅速攻占城池，对城内居民残酷屠杀掳掠。

景祐二年，元昊建立称广运元年（1035），唃厮啰内部发生叛乱，论逋（国相）温逋哥囚禁唃厮啰，唃厮啰逃出邈川，集兵杀死温逋哥，并徙居青唐城。元昊乘唃厮啰发生内乱的时机，出兵进攻宗哥带星岑诸城寨，进围青唐城。唃厮啰派部将安子罗领



兵 10 万，阻绝元昊退路。元昊还兵与安子罗军作战，战斗十分激烈。经过了延续 200 余天的艰苦战斗，安子罗兵渐渐不能支持；元昊军队也因粮草不继，士兵饥饿而死者越来越多。元昊只好撤军，大军渡宗哥河，船方半渡河中，安子罗暗使人决水淹元昊军，士卒漂没不计其数，幸存者大溃而逃。

宗哥河之败使元昊十分恼怒。同年十二月，又亲率大军进至河湟。唃厮啰自知寡不敌众，屯兵于鄯州（今青海西宁境），不出战。元昊主动进攻，在渡一条河时，在河水浅的地方插标识为记，作为返军渡河之处。唃厮啰派细作前去侦探，得其虚实，暗中使人把渡河标识移植到河水深险处。元昊对唃厮啰的进攻被击败，士兵狼狈争相逃命，到达河边，寻找标识抢先涉水而过，不料误入深水，险浪扑击，士兵溺水而死者十有八九，失去辎重无数，仅留得残兵剩卒保护元昊逃回。元昊又一次败于唃厮啰，再不敢轻易涉足其境。

第二年，当元昊击败河西回鹘，完全占领河西走廊，又想窥视陇、蜀之地时，他深恐宋利用吐蕃诸部族去抄自己的后路，于是带领大军循阿干河，攻破兰州羌族部落，进军马街山（今甘肃临洮县北），在瓦川会地方修筑城寨，留兵镇守，以断绝吐蕃和宋的通路。

这时唃厮啰发生内乱。唃厮啰妻妾争宠，李氏子摩毡角同母党李巴全策划携带其母逃奔宗哥城，集众形成一支独立势力，不受唃厮啰制约。元昊乘机以重赂行间，并诱使摩毡角的谋主、首领鄯城俞龙归附。鄯城俞龙带领万余人投降元昊。后来又把女儿嫁给元昊的儿子宁令（号梁王）为妻。从此，唃厮啰常怀祸发肘腋之忧，意衰志怯，势力越来越衰弱，遂同三妻乔氏往西迁到历精城居住。

元昊正式建国后，宋还想利用唃厮啰的势力去牵制元昊，但由于夏的强盛，使唃厮啰“终不能有大功”。

在黄河以西，祁连山与北山山脉之间，有一条宽百公里或仅



数公里的天然长廊，蜿蜒 1000 多公里，称作河西走廊。它是古代中西交通必经大道——“丝绸之路”的东段大道，也是古代中原王朝西北边防的重地。河西走廊地区，由于有祁连山雪水的滋润，水草肥美，可耕可牧，是历史上各族劳动人民赖以生存的一块宝地。“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秦汉时期的匈奴因失去河西曾发出过这样的哀叹。

党项族未占领河西走廊之前，是甘州回鹘（河西回鹘）居住的地方。早在公元 9 世纪中叶，漠北回鹘汗国灭亡后，一部分回鹘人迁入河西地区，同原来居住在这个地区的回鹘部族建立了回鹘政权，成为河西走廊一股重要的统治势力。夏州党项政权兴起，特别是李继迁建都西平之后，党项政权即处于甘州回鹘、吐蕃和宋、辽之间。河西走廊地逼西平，直接威胁着党项政权后方的安全。李继迁要进攻宋朝，就必须解除后顾之忧。河西走廊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也成为党项政权发展的必争之地。“北收回鹘锐兵”是李继迁开拓西方的主要内容。

甘州回鹘的“牙帐”设在甘州（今甘肃张掖）。从大中祥符元年（1008）到天圣四年（1026），李德明同回鹘进行了六次争夺甘州的战争，每次都遭到失败。德明因此同回鹘结成世仇。天圣六年，元昊已长大成人，德明经过了充分的准备，首次派元昊带兵去攻打甘州，一战告捷，攻破甘州，甘州回鹘可汗夜落隔通顺王仓猝出逃，留在城中的后妃子女家属都被元昊掳获。甘州首战成功，深得德明欢心，元昊被立为太子。

党项同回鹘争夺河西凉州的时间持续最久。李继迁时，西凉为吐蕃首领潘罗支占据，并结回鹘为援共同对付党项。咸平六年（1003），李继迁带兵越过黄河和贺兰山攻打西凉。在攻占西凉后的凯旋路上，李继迁中了潘罗支致命的一箭。4 年之后，李德明又一次夺取西凉，不久又被回鹘夺回。元昊攻取甘州之后，固守西凉的回鹘人就失去了大本营。元昊又采取声东击西



的战术，吸引宋兵到环庆一带，使回鹘失去戒备，然后出奇兵突袭西凉，回鹘人弃城去投奔吐蕃唃厮啰。

元昊占领甘、凉二州之后，使河西走廊西部的肃州和瓜、沙二州失去了屏蔽。当甘州城危之时，隶属于甘州回鹘的沙州回鹘分部瓜州王曹贤顺，带兵来援，兵至甘州，城已为元昊占领，曹贤顺见元昊军势盛，表示愿率部归附。在德明同意接受投降后，曹又重返瓜州。元昊继位之后，忙于同吐蕃唃厮啰作战，到景祐三年（元昊大庆元年，公元1036年），才从同唃厮啰部将安子罗旷日持久的作战中脱身出来，率军西攻回鹘瓜州（今甘肃安西），直抵沙州（今甘肃敦煌），又回师占领肃州（今甘肃酒泉）。这样，元昊便完全控制了河西走廊，结束了甘州回鹘的统治。

四、确立“尚武重法”方针

元昊24岁时被立为太子。当太子时，就表现出野心勃勃。他劝其父德明背宋自立。德明告诫道：

“吾久用兵，疲矣。吾族三十年衣锦绮，此宋恩也，不可负。”

元昊不以为然，争辩道：

“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便。英雄之生，当王霸耳，何锦绮为？”

元昊父子的这番争论，意义重大。因为它牵涉到夏州地方政权向何处去的问题。当时摆在德明、元昊面前的有两条道路：一条是继续向宋称臣纳贡，仍旧割据一隅，维持夏州地方政权的半独立状态；另一条是叛宋自立，同宋辽争霸，扩大已经感觉不够的领土，走自己独立发展的道路。尽管这种道路，风险很大，前途未卜，但是元昊还是大胆地选择了后者。

元昊在决定背宋自立，建立自己的国家之后，紧接着遇到的第二个问题，就是采用什么样的立国方针去治理这个国家？在



该问题上明显存在着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应当“用夏变夷”，即所谓“化民成俗，道在用夏变夷”，也就是说，应当变更党项民族固有的习俗，用中原王朝——唐宋治理国家的那一套办法去治理西夏国家。

但这种意见遇到了以“多学识、谙典故”的野利仁荣为代表的另一种意见的驳斥。在野利仁荣看来，西夏只能按照党项本民族的具体情况确定立国方针，而不能照搬中原王朝唐宋的那一套办法。具体地说，应当根据当时西夏的国情民情，采用“尚武重法”的方针。这个方针的内容，用野利仁荣的话去概括，就是“严以刑偿”，“以兵马为先务”，“教民以功利”。这一立国方针得到了元昊的赞同和采用。

究竟元昊为什么要赞同并采用“尚武重法”的立国方针呢？具体地说，大体上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驾驭酋豪的需要。如众所知，元昊代表党项农牧主贵族及其他各族上层的利益，所建立的蕃汉联合统治，是以党项酋豪显贵为其统治核心，及其所掌握的军队为其主要支柱的。这些部落“酋帅皆有地分，不相统摄”。他们拥兵自雄，“各将种族之兵，谓之一溜”。他们在各自的范围内长期过着自给自足，孤立闭塞的牧畜生活。这种闭塞落后的经济生活往往具有较大的保守性。随着党项社会经济的发展，党项农、牧主同广大农、牧民矛盾的加深，这些酋豪为了维护本身的阶级利益，他们迫切需要建立一个“最高统一体”的国家，拥戴一个“恩信孚部落”的党项杰出人物，出任这个国家的至高无上的皇帝。元昊称帝建国后，向宋仁宗所上的奏疏和嫚书之所以喜形于色和出言不逊，“元昊为众所推，循拓跋之远裔，为帝图皇，有何不可”？就是以那些党项酋豪的积极支持，撑腰打气为其背景的。

同时，作为西夏国家的皇帝——元昊，为了获得这些酋豪显贵的拥护和支持，往往千方百计地笼络他们，同他们联姻，将他们安插在中央和地方的要害部门，让他们掌握着各种权力。至



于军事大权，自中央到地方几乎全部被这些酋豪显贵所掌握。

但这些长期盘据一方，政治上比较保守的拥兵自雄的酋豪，并非个个俯首听命，元昊为了驾驭他们，让他们效忠于自己，不能不于“案上置法律”，“明号令，以兵法勒诸部”，甚至同他们歃血“盟誓”。对于那些居心叵测胆敢抗命的酋豪，则严惩不贷。所谓元昊“峻诛杀，数诛诸部大人且尽”；并非完全由于元昊生性多疑好杀，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代表传统保守势力的酋豪，同以元昊为代表的主张革新，“更祖宗之成规，邈中朝之建置”，和强化中央集权的政治集团之间的尖锐而激烈的矛盾斗争。

总之，从驾驭酋豪需要的角度去考察，元昊之所以赞同“尚武重法”的立国方针，实质上是为了承认诸党项酋豪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的合法地位。一方面，对于那些表示愿意效忠于自己的酋豪，尽量加以笼络和重用；另方面，对于那些怀有二心的酋豪，则绳之以法，甚至大开杀戒，以儆效尤。

第二，稳定其统治的需要。“国家表里山河，蕃汉杂处”。元昊统治期间，其境内的民族约有七种（详总论），在这些民族中，尤其是河西走廊的吐蕃、回鹘族，虽然被元昊用武力征服，但其酋豪仍然怀有二心，时刻梦想着联宋复避。史载：

“自元昊取河西地，回鹘种落窜居山谷间，悉为役属。曹琮在秦川，欲诱之共图元昊，得西川旧贾，使谕意。于是，沙州镇国王子遣使入贡，奉书曰：‘我本唐朝甥，天子实我舅也。自李氏取西凉，遂与汉隔，今愿率首领讨夏’。已而以兵攻沙州，不克”。

这表明元昊虽然统一了河西，但因长期割据于此的回鹘、吐蕃势力，仍然盘根错节，根深蒂固，其酋豪居心叵测，局势很不稳定，在境内民族成分复杂，民风强悍的情况下，如果不实行“尚武重法”的立国方针，那么，要想巩固其统治，是不大可能的。

第三，同宋辽抗衡争霸的需要。元昊立国时，四周民族政权



林立。其北有大辽，西有高昌、于阗、龟兹，南有吐蕃、大理，东有宋。尤其是宋，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无论政治、经济还是军事和文化，均处于执牛耳的领先地位。元昊早在被立为太子之时，就树立了同宋辽争霸、逐鹿中原的思想和抱负。尽管元昊有此雄图，如果不以武立国，推行“尚武重法”的立国方针，不要说同宋辽争霸将会成为泡影，就是要得到宋朝承认，也将成为不可能。随着西夏同宋、辽矛盾的激化，一旦同宋、辽发生大规模的军事冲突，更是无法稳操胜券，更不要说大获全胜了。

五、建国前的准备

公元 1032 年(宋明道元年)后，元昊为了称帝建国，做了一系列的准备工作。

(一) 改姓立号

元昊废除了中原王朝唐、宋的赐姓——李、赵，改用党项姓“嵬名”，“李、赵赐姓不足重，自号嵬名称吾祖”。同时，元昊更名曩霄，自称兀卒。“兀卒”为党项语译音，意为“青天子”，以示同宋朝皇帝——“黄天子”相区别。

公元 1032 年，为宋仁宗明道元年。元昊采纳开国谋臣杨守素“要必建元表岁，以示维新”的建议，借口宋明道年号犯了其父德明的讳为理由，下令改显道三年为开运元年。但刚改年号不久，发现开运为后晋出帝石重贵亡国之前用过的年号，于是又再改元广运。从此，西夏开始使用自己的年号。

(二) 建官制

元昊建国前，西夏官制比较简单，仅设有蕃落使、防御使、都押牙、指挥使、团练使、刺使等职。这些模仿中原王朝的官职，分别由帐(一家一户为一帐)、族的较大首领充任。到元昊时，由于统一了整个河西，疆域拓大，其统治范围“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地方万余里”。同时，境内民族较多，